

卫斯理

原振侠科幻系列

13

变幻双星
的诱惑

目 录

变幻双星 (1)

血的诱惑 (147)

变幻双星

自序

《变幻双星》写的是双胞胎的故事，同卵孪生这种现象，是人类生命中的奇迹和异彩，可供设想和研究之处，实在太多，这个故事不过表现了其中一个设想而已。

这个设想是双星子之间思想可以直接交流，以此为起点，再进一步发展人与人之间思想的直接交流。作为人类发展的前导，自然科学幻想得很奇妙。

人脑接受知识的过程十分缓慢，慢到了人和人的年龄无法配合。六七十年，所记忆的只及脑记忆容量的万分之一，人的寿命就到了大限，这是何等可惜的事，解决之法，一是延长人的寿命，一是缩短记忆的时间——似乎后者更直接。

如果(如果)真有这一天，也真的要有这一天，地球人才有可能成为宇宙间的高级生物，而不是只在地球上夜郎自大地自称为“万物之灵”。

希望大家接受这个设想和喜欢环绕这个设想带来的一个很曲折的故事。

倪匡

一、性格迥异的双生子

一般来说，头巾气重的人，或自命出身世家的人，都很看不起暴发户。

这实在不是很有道理。暴发户，就是突然之间，因缘际会，忽然有了庞大的财富和很高社会地位的一些人，那有什么不对的呢？

所谓世家子弟，看不起暴发户，更没有道理，因为“世家”的第一代，也必然是突然崛起的，也就是当时的暴发户。如此说来，暴发户还是世家的祖宗哩！

不过暴发户惹人讨厌，倒也有原因，原因是他们有一种共通的心态：来不坡地向全世界炫耀他的财富。不管他的财富是够多了还是不够多，总之是拼命炫耀，唯恐人家不知他是暴发户。

这种心态形成的行为，其实也没有什么害处，高兴与之胡诌的，可以和他哈哈笑，不高兴的，自然可以爱理不理，说不定暴发户为了满足他的炫耀心理，还得向别人赔笑讨好了！

在这个亚洲的大城市之中，谁都知道，这五年来新崛起的富豪，也就是暴发户，是陈氏兄弟，陈宜兴和陈景德——这两个名字，分开来看，平平无奇，放在一想，略想一想，就可以看出点苗头来，而且十分有趣。

宜兴和景德，都是中国的地名，前者以出陶器著名，后者以瓷器著名。

陈氏兄弟本来的名字是什么已十分难查实，看他们成为豪富之后，仍然举止不文，出言粗鲁的情形来推测，他们以前的名字，多半是陈大牛、陈亚根之类，那已全然无关紧要。

两兄弟合作做生意，发了大财——每一个豪富的发迹经过，

照例有故事可说,但和这个故事无关。这个故事所要说的是他们发了财以后的事。他们有了钱,要出风头,要附庸风雅,于是一个开始搜集古代的陶器,一个开始搜集古代的瓷器,于是,顺理成章,就有了陈宜兴、陈景德这样的名字。

他们在都市的黄金地段,造起了两座形式一模一样的六十层高楼大厦,一座叫“宜兴大厦”,另一座,当然叫“景德大厦”。

这两座毗邻的大厦,在都市的大厦群中,十分突出,最特别的一点是,它们的顶楼有天桥相连,也就是说,他们兄弟两人,要是想见面,不必上楼下楼,只要走过那通二十公尺长的大桥,就可以到达对方所住的顶楼。当然,顶楼上也有着设计精巧、美丽无比的屋顶花园和泳池。

陈氏兄弟的屋顶花园,设在六十层高的大厦顶上,照说,应该是“仰之弥高”,要抬起头来,才能影影绰绰看到一点婆娑树影的了。

然而,世事往往出入意料,一山还有一山高。原振侠握着酒杯,在夕阳西下的余辉,映得城中几幢耸太高立玻璃幕墙大厦反射出夺目光辉的时候,他望向陈氏兄弟的空中花园,却是向下看,居高临下俯瞰的。

原因再简单不过,因为他所站之处,比六十层的大厦更高,

他并不是在直升机,而是在一幢八十层高的大厦,第六十八层的一个大露台上

那个大露台对正了陈氏兄弟的屋顶花园,相距不会超过两日公尺,不必望远镜,也可以看到那个自游泳池中爬起来的身材健美的女郎,那紧绷在身上的三点式泳衣,是浅紫色带着小白花。

原振侠手中的好酒,也在夕阳的余辉中,散发着迷人的色彩和喷鼻的浓香,他把杯子凑近鼻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浅尝一口,转过身来。

原振侠 留

在他身后，站着一个和他年纪相仿，样子十分敦厚忠实的年青人，也拿着酒，用酒杯向下面的屋顶花园指了一指：“这两幢双子式大厦的屋顶花园，你看得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来？”

说话的年青人是苏耀西，苏家三兄弟中的老三。苏氏兄弟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全权管理着已放神秘豪富盛远天的庞大财产。

盛远天的庞大财产，牵涉到了中宙时期印地安人的宝藏和可怕的黑巫术，盛远天的唯一传人古托在终于摆脱了巫术的诅咒之后，对巫术着了迷，在海地创办了巫术研究学院，不过问事业的经营。

所以，苏氏三兄弟仍然全权经营着庞大的各种跨国业务，他们经营下的财团，在一九八二年，曾于一夜之间，筹措了七亿英镑的现金，轰动国际金融界。

比较起来，新崛起的陈氏兄弟集团，当然在财势方面，还难以和他们相比，可以和苏家三兄弟掌握运用的财富比较的，当然有，几个大财团，如著名的亚洲大豪富、超级女巫玛仙的监护人陶启昂掌握的陶氏集团就是——陶氏集团的总部大厦，就在不远处，高九十层，也可以俯首看到苏氏集团大厦的天台。在这种情形下，陈宜兴与陈景德两兄弟，被视作暴发户，是理所当然的事。

各大财团之间，不但在业务上有利害冲突，在社交场合上，也有着明显的等级。所以暴发户更要拼命炫耀自己的财富，以增加自己在社会上的地位，这是十分容易了解的心态。

苏耀西在指着陈氏兄弟的屋顶花园，问原振侠的时候，语气非但没有一点敬意，而且还大有取笑的意味。

原振侠走出太阳台，就留意屋顶花园中的情形，花园设计布置，中天合壁，看来不伦不类，特别一望而知：那两个中间有天桥相通的屋顶花园，一草一木，一亭一台，完全一模一样面对称，连

树木形状,看起来都十分相近。

可以说,如果在一个花园的一边,装上一面大镜子,那么情形和现在也相差无几。

两幢大厦之间的天桥,不但联络了大口的最高层,而且这天桥,也是一座真正的桥,两旁加上了栏杆,胆子大而又不畏高的人,可以扶住了栏杆,欣赏城市的景色。

这时就有不少人在桥上,也有不少人在两边的花园中,显然正有宴会。

原振侠笑了一下:“很有趣,一模一样的屋顶花园,一模一样的大厦外形,要是大厦内部的布置也是一模一样的话,那只说明一个问题——”

苏耀西说:“我没有进去过,可是听说,确然是一模一样的,那说明什么?”

振侠了了一个哈哈:“原来这几年来崛起商场,做生意的手法据说几近抢掠的陈氏兄弟,是双生子。”

苏耀西笑了起来:“正是,而且绝对是同卵孪生,两个人一模一样——我见过他们几次,要是他们不笑,谁也没有法子分得出他们来——”

振侠“哦”地一声:“不笑?”

苏耀西说:“是的,笑起来,他们有酒涡——他们虽然粗鲁不文,可是实在是美男子,他们的酒涡,一个在左颊,一个在右颊,嗯……还听说……”

他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神情有点犹豫。

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示意他说下去,苏耀西又说:“是一个贵同行传出来的,说是曾替他们作身体检查,发现一个内脏的位置正常,另一个,内脏的位置,完全左右调转,和他的双生兄弟,格好相反——”

原振侠骇然失笑:“事情发生在他们的身上,比较奇特一些,

但实际上,此种内脏方位相反的现象,并不罕见,大概每十万人中就有一个是这样的——。”

苏耀西向原振侠望去,原振侠举起双手来,作投降状:“不要问我原因,人类科学对许多现象无法解释,这种内脏反位现象,只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就像许多右旋的贝类生物,忽然会有左旋的变异一样,原因不明——”

苏耀西笑:“我不是想问你这个,他们外形那么相似,而内脏的位置相反,是不是表示他们的性格,也截然相反?”

原振侠愕然:“我第一次听得有人这样问——不过,双生子的性格相反,倒是有许多实例的。他们在商场活动,性格如何,他人都应该可以知道——”

苏耀西摇头:“他们和外人接触的方式十分古怪,不论是什么场合,他们都一起出现,并肩而立,他们公司的会议室中,主席位置是特制的,可以供他们两个人一起坐下,而在发言之前,也必然互望,我相信他们有心灵相通的天生异能——”

原振侠点头:“心灵相通是存在于同卵双生子之间的普遍现象。”

苏耀西喝了一大口酒:“他们是两个人,又是一个人,在设想方面,在各方面都比一个单一的人所作的决定要占优势得多——”

他在讲了这一句话之后,又大喝了一口酒,才道:“所以,有一些人,就干脆叫他们作‘双头怪物’——”

原振侠笑了一下,这时,太阳已完全隐没,晚霞通红,虽说大城市是水泥森林,但比原始森林还要壮观,天色已渐渐昏暗下来,下面不远处的屋顶花园中,突然传来一阵欢呼声,刹那之间,大放光明。

当陈氏兄弟大厦的屋顶花园大放光明之际,原振侠不由自主,伸手在眼前遮了遮,因为有几股强光,直射了过来,竟射得他

连眼也睁不开来。

他连忙转身，看到苏耀西也转了身，皱着眉，一副厌恶之极的神态。

同时，他也注意到了，自屋顶花园射出来的强光，至少有十股以上，射向比它高的大厦，不远处，高达九十层的陶氏大厦，也未能避得过去。

看到了这种情形，原振侠也不禁“嘿”地一声，苏耀西的声音充满了厌恶：“陈家兄弟中，一定有一个心理绝不正常——比他们大厦高的，他就用强光射来，这不知道是什么心态？”原振侠作了一个手势，和苏耀西一起走进了连结阳台的书房之中。

在书房中，透过薄纱的帷帘，还是可以看到那个天台花园的情形。

强光也没有那么刺眼，只不过看出去的景物，也就十分朦胧。

苏耀西坐了下来：“在商业行为上，他们和几个大财团，都有过短兵相接的争夺，有输有赢，有次、我们三兄弟，就在刚才我们站的位置上，俯视着他们的屋顶花园，他们两兄弟突然出现，也发现了我们，两人所表现的行为，却大不相同。”

原振侠也听得很有兴趣，研究双生子的共同和相异的行为，正是一个医生的兴趣，他手按着桌子：“怎么不同？”

苏耀西道：“一个向我们挥手，表示很高兴见到我们，我想他们自然知道我们是什么人，而另一个，也挥着手，可是一看他们的行动，就知道他绝不是在欢迎我们，而是在喝令我们退回屋子去，多半也不喜欢被人后高临下地看，所以才会这样——”

原振侠点头道：“有趣之极，一个过度自负，或者心中有着许多秘密，不想被人知道的人，确然不希望被人从上面往下看，那会令他没有安全感。”

苏耀西闷哼一声：“他是没有安全感，到了极点。当时，我们

当然不理睬他，他开始暴跳如雷，我可以肯定，他在喝骂，但由十隔得远，自然听不清楚他在骂些什么，我当时很不耐烦，就伸手向他指了一指——”

苏耀西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喝了一口酒，由他的行动，可想而知接下来一定有非常事故的发生。

过了片刻，苏耀西才道：“那时，另一个一直在旁，劝那个发怒的，又拉住了他，可是发怒的那个，在看到我指向他后，突然返身，奔进屋子去。我大哥还笑着说：‘不好，这家伙大怒，说不走会取一个弹弓出来对付我们，我们得准备盾牌才好——’”

“小时候，小孩子吵架，拿弹弓来互相弹射，这种事，谁都经历过，大哥一说，我们自然只当笑话，大家一起笑了起来。”

“谁知道我们笑声未毕，那奔过去的一个，又奔了回来，另一个在这时，不断挥手，示意我们退回去，我们都看到那发怒的一个，手中多了一样武器——”

原振侠也不禁骇然：“什么武器？火箭发射器？”

苏耀西吸了一口气：“那因不至于，我二哥是枪械专家，一看到他手中拿着的一柄枪，就立时叫我们后退，我看到那人举起枪来，可是在他身边的那个，用力一托，把枪托高。”

苏耀西说到这里，顿了一顿：“那人是疯子，我相信他一端上枪，就立刻瞄准发射，要不是有人托高了他的枪，我们三兄弟之中，必定有一人中枪了。”

原振侠扬了扬眉毛，表示对这个说法的疑惑。

苏耀西苦笑：“我二哥也喜欢玩枪械，他一跟就看出那人手中的那柄枪，灶设备最先进的远程来福枪，配有激光瞄准设备，可以射中一公里外的一只苍蝇，完全灭声，杀伤力强大无比。而民，我们三人可以感觉得到，那人确会发别、我们没听到枪声，可是听到子弹的呼啸声——”

原振侠怒：“什么东西，怎么可以随便开枪杀人？”

苏耀两转头：“一个疯子，我们急速退到书房，就在这个位置再去看屋顶花园，看到另一个推着发怒者，也进了屋子，我曾主张报警，可是大哥二哥说一定搜不出证据来，反倒被他嗤笑，不必再惹这种闲气了。”

原振侠皱眉：“应该报警，不然他用性能那么优良的远程来福枪到处乱射的话，可能会有许多无辜的人会遭殃，美国就常发生这样的狂人乱开枪的案件——”

苏耀西皱着眉：“以他们如今的财产和地位他们不至于会乱来吧——”

原振侠闷哼了一声：“这两兄弟，是什么来路？”

苏耀西却并不立即回答，指着屋顶花园向四面八方投射开去的强烈光柱：“自那次起，不到一个月，就有了这样的光柱，只要晚上，在他们的屋顶花园有活动，就照亮了这些光柱。”

原振侠觉得又好气又好笑：“这是十分幼稚的行为，难道没有人抗议？”

苏耀西“呵呵”笑了出来：“正如你说，那是十分幼稚的行为，谁会么和他们一样见识？我们会去抗议？陶启泉会出声？船主和地产巨子，自然也付诸一笑，只当他们在发神经病。”

原振侠笑了一下：“说‘他们’在发神经病，不很公平，因为根据你的叙述，发神经的，只是一个人，另一个很正常，不知发神经的是哪一个？”

苏耀西摊手：“谁知道？站在面前叫你分也分不出来，何况隔得那么远——”“原始资金，是从哪里来的，经营现代商业需要极大的资金！”

苏耀西一扬眉：“若是阿拉伯集团的银行肯全力支持，那就一分钱资金都不用——”

原振侠“嘿”地一声：“我对于商业行业一窍不通，可是，怎样才能获得阿拉伯集团的银行界的全力支持呢？”

原振侠在问出这个问题的同时，想起了黄绢，心想以黄绢在阿拉伯世界中的地位，如果陈氏兄弟的财力后盾是阿拉伯集团，倒多少可以打探出一些来龙去脉来。

苏耀西来回踱了几步，笑了一下：“听说过沙乌地国王退还钻石的故事吗？”

原振声摇了摇头。他才从一个盛产钻石的北非国家回来，在那里的遭遇，令得他在深思之余，都若有所失——一种挟速进化的生命方式！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观念，使他更感到人生的无常。

苏耀西道：“纽约著名的珠宝商把一颗六十二克拉完美的钻石卖给了沙乌地国王，不久，国王退还了这颗钻石，对珠宝商说：‘我有四个太太，不论把这个钻石给了哪一个，我这一辈子不会有宁日。’国王又要求：‘最好你同样的钻石有四颗，我才要。’”

原振侠听了之后，打了一个“哈哈”：“有趣，沙乌地国王当然不是买不起，可是这个故事，和陈氏兄弟，又有什么关系？”

苏耀西沉声道：“很有关系，他们在七年之前，拿着纽约、伦敦、巴黎、阿姆斯特丹等地著名珠宝商的鉴定书，带着一批珍宝，到阿拉伯兜售。更重要的是，这批珍宝，不论是红宝石、绿宝石、钻石，不但品质绝佳，而且每一种，都有同样的四到八颗，简直如同复制机制造出来的一样！”

原振侠“啊”地一声：“真是复制的？”

苏耀西道：“不知道，而更重要的是，每一颗钻石，除了鉴定书之外，还有但丁·鄂斯曼的复鉴书，你听说过但丁·鄂斯曼这个人？”

原振侠连连点头道：“他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珍宝鉴定权威，陈氏兄弟能找到他来鉴定，真不简单！”

苏耀西道：“这位据说是土耳其鄂斯曼王朝的传人的大鉴定家，有一个怪脾气，若是看到了真正的钻石，他十分乐意签发保

证书。后来，阿拉伯世界的一位女将军曾向鄂斯曼询问这批珍宝的来历，由于陈氏兄弟坚决不肯透露，所以一直没有人知道。”

原振侠吸了一口气：“但丁·鄂斯曼知道？”

苏耀西也吸了一口气：“这批宝石的总值，超过九十亿美元。”

原振侠喃喃地道：“石头也可以那么值钱——”

苏耀西又道：“最重要的是，这批宝石完全落到阿拉伯人的手中，使得阿拉伯人吐气扬眉，在世界性的盛会之中，四个阿拉伯女人二出来，配带的珍饰光华夺目，采声四起，那就令得阿拉伯的国王、酋长、王子大是高兴，所以，阿拉伯集团的银行，就对陈氏兄弟大力支持，使他们调用资金方便之至。”

原振侠由衷地道：“这一对双胞胎，也可以说传奇之至了——他们的珠宝究竟哪里来的？”

苏耀西道：“那位女将军询问的结果，，据说鄂斯曼只说了一句：是东方一个王朝历来的珍藏，不算什么，比起他的祖先鄂斯曼王朝的宝藏来，差得远了！”

原振侠没有再说什么，苏耀西叹了一口气：“但丁·鄂斯曼后来，在发掘他祖先的宝藏过程之中，神秘死亡，你那位朋友，曾和他在一起活动过。”

原振侠道：“那位先生？”

苏耀西点头，“是，还有很神秘的宝石和灵魂的关系。鄂斯曼死了之后，珍宝的鉴定权威，就只剩下意大利的齐泰维伯爵了——”

话题愈扯愈远，原振侠已不是很有兴趣了，他把话题拉回来：“也可以推论，陈氏兄弟是发掘到了亚洲某王朝的宝藏才发财的。”

苏耀西道：“以这样说，他们当时使用的是法国正在越南发出的护照，所以可以进一步推测他们来自印支半岛，现在，世界

各地都欢迎他们，也不会有人理会他们持什么护照了——”

原振侠笑了一下，伸了一个懒腰：“想不到听了一个有趣的故事。对了，我来找你，是受了一个小朋友的委托，他最近在一桩奇遇之中，发现了一个极神奇的巫术行为，可以使人变成半人半鬼的混合体，所以，他想和巫术研究学院联络一下。”

苏耀西笑道：“毫无问题——”

他说了一句，就顿了一顿，用异样的眼光望着原振侠：“你那位超级女巫呢？”

原振侠深深吸了一口气：“我从北非洲回来之后，还没有和她联络上，也根本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他这样说的时候，俊俏的脸上，不免现出几分忧郁的神色，也自然而然想起在巫师岛那几天不知人间何世的神仙生活，在悠然神往之余，相思的苦恼又令得他心胸之间，空荡得难受。

苏耀西伸手在他的肩胛头上拍了一下：“不是说她的巫术力量十分强大，只要你想她，她就可以知道吗？”

原振侠喃喃地道：“她应该知道我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她——”

苏耀西笑了一下，不望向原振侠，闲闲地道：“老朋友了！每一分每一秒？不见得吧，你在北非洲的时候，想的只怕另有他人？”

真是老朋友了，原振侠给苏耀西的话说得呆了好一会，才长叹一声，苏耀西“哈哈”大笑了起来：“看你，什么时候才结束浪子生涯——”

原振侠十分认真地否认：“你错，我不是浪子，浪子绝不会对女人付出感情，而我……我……”

他有点不知道如何形容自己才好，苏耀西已接了上去：“而你，对每一个异性都付出了太多的感情了，是不是？”

原振侠大是愕然：“我不知道——”

他说着，偏过头去，望向窗外，这时，他望向窗外，并无目的，只是由于话题在忽然之间，转到了他的感情生活上，使他感到十分惘然之故。

可是，当他望向窗外之际，他就必然可以看见灯火通明的那两个屋顶花园，他也就看到了，一个屋顶花园中聚集了很多的人，另一个没有人，但是在大桥上，正有两个迅速在移动着的红色人影。

那两个红色人影，是从一个屋顶花园，移向另一个，移动得极快，像是两头正在窜跃向前的鲜红色的豹一样

而在这两条人影的对面，另外有两个人并肩迎上去，迎上去的人也在奔跑，但速度自然慢得多。

双力迅速接近，跟着看那两条红色人影，快要撞上那两个人了，陡然停止。

这一切，都是一瞥之间的事，原振侠不自主地，发出了“啊”地一声响。

苏耀西显然也看到了这种情景，那两条红色的人影停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出是一个只穿着鲜红色短裙的女郎。

苏耀西“嗯”地一声：“这一对女孩子一定十分重要，你看，陈氏兄弟竟然不理别的宾客，来迎接她们——”

刹那之间，原振侠的思绪十分紊乱，并没有说什么，苏耀西又道：“这两个女孩子刚才奔得好快，是不是靠了些什么器械的帮助？”

原振侠摇了摇头：“不，她们会绝顶轻功，可能是世界上移动速度最快的人！”

苏耀西“呵呵”笑了起来：“轻功？唉——原，轻功——巫术，你把时光倒流了几百年——”

原振侠一摊手：“谁知道，或者我把时间推前了几百年——人体异能的发挥，有太多奇妙不可思议的事实，不由得你信不

信，只能好好去研究——”

苏耀西仍然望着屋顶花园，看到两个红衣少女在陈氏兄弟的陪同下，已经走到了花园的中心，立时被一大群人包围起来，显见得她们十分受欢迎。

苏耀西问：“你认识这两个女孩子？”

原振侠点了点头，苏耀西又用异样的眼光望向他。原振侠苦笑：“你别胡思乱想，那两个女孩子加起来才不过三十出头。”

苏耀西笑：“有趣，是双生女？”

原振侠点头。从一看到那迅速移动的两条人影开始，他就可以肯定，那必然是良辰美景这一对来历神秘、身怀绝技的双生女。

接下来，他立即想到新崛起的豪富陈氏兄弟，也是双生子。

通常，双生子对双生女会特别有兴趣，反过来的情形也是一样。也就是说，在双生子和双生女之间，感情不但容易发生，而且发展也会十分神速。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甚至可以传为美谈，但是刚才听苏耀西的叙述，陈氏兄弟之中，有一个十分不正常，或者，至少是性格十分暴戾。

良辰美景是一对人见人爱的女孩子，原振接见过她们几次，也很喜欢她们，那就自然而然关心她们，若是陈氏兄弟中有一个不正常的话，就有可能是悲剧，良辰美景毕竟年纪还轻，没有分辨人正常与否的经验。

所以，在一刹那间，他的思绪才会相当乱，知道自己应该做点什么，但是又不知该做什么才好。

苏耀西在隔了好几分钟之后，才问她为什么看来有点精神恍惚。

原振侠把自己所想的，和良辰美景的来历，约略说了一些。

苏耀西听了大乐：“你也太担心了，她们两个，既然有那拉先

生和他的夫人做后盾，陈氏兄弟，就算真是双头怪物，是从地狱冒出来的，也奈何不了她们的——”原振侠苦笑：“只怕她们吃眼前亏——”

苏耀西连声道：“杞人忧天！杞人忧天！来，我们难得见面——喝酒！”他把一瓶酒向原振侠递了过来，

二、黑绸下的宝物

原振侠一伸手接住了酒瓶，仍然注视着屋顶花园的情形，他看到良辰美景被拥簇着来到了一个黑布覆盖着的一堆东西前面，其余人都纷纷围在堆东西的旁边。

由于有了黑布覆盖着，所以看不清那是什么，那东西大约有半人高下，看来，像一具塑像。

良辰美景来到了棚东西旁边，所有人纷纷鼓起掌来，陈氏兄弟一起扬手，开始谈话，鼓掌的人也都停手。

这种情形，一看就可以知道正在进行一项仪式，多半是要良辰美景揭幕。苏耀西见原振侠看得入神，伸手递了一具望远镜给他。

原振侠把望远镜放在眼前，屋顶花园的一切，自然看得再清楚没有，而出乎意料之外的是，他竟突然听到了陈氏兄弟的讲话声。

原振侠回头向苏耀西望了一眼，苏耀西作了一个鬼脸：“定向音波接收机——不但是为了好奇，也有事业上的需要。”

原振侠耸了耸肩，这种音波接收装置，灵敏度极高，可以把接收到的音波放大，完成偷听的行动，这早已在各种间谍行为中被普遍采用，不足为奇。

他索性坐了下来，这时，他又有望远镜，又有偷听器，和他身